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854.6
454-1
2

抗戰獨幕劇首輯

中國戲曲編刊社編

3 0614 2768 2

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

A389733

戲曲叢書序

潘公展

戲曲是生活的藝術。在進化過程中的人類創造了戲曲，欣賞着戲曲，戲曲便表現着人類的生活，而與人生不能分離。中國六經六藝實爲諸華，西洋教育家每感戲劇之幾及里間之有識戲劇，宮廷亦有梨部舞班；戲曲乃隨文化的發展而發展。

中國民族固爲富有戲曲天才之民族，不但保持悠久而普遍的戲曲藝術，對於國外戲曲，亦能善於接受，活用，即如抗戰以來，話劇，歌劇，歌詞，曲調之發揮各自獨特的效能，爲國族民族的自由獨立而鬥爭，更是顯著的事實。

但，新的中國戲曲也正如新的中國之產生一樣，隨國民革命運動而胚胎，在國難中發育，在抗戰中成長。溯自辛亥革命前後，也祇有二三十年的歷史，所以關於客觀的廣大的羣衆基礎之建立，與主觀的本位文化的藝術之提高，都還有待努力。

在這偉大的時代，非待期待着偉大的作品，更須使時代精神通過通俗的藝術，瑰瀋

民衆意志，激發民衆情緒，化育民衆於必領神會之中。

中國固有戲曲的教育作用，亦即其傳統的社會基礎。也因爲戲曲原爲民衆之所有，爲民衆所享受，藝術的表現方式，更能幫助民衆理解生活，改變生活，進而教育民衆，創造新的生活。因此，戲曲之與新中國，非但是教育工具，抗戰武器，更是建國的藝術。

就現實說，革命時代本是戲曲材料最豐富的時代，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到處皆是。爲發展廣大的觀衆基礎，與提高文化的戲曲藝術，主題正確的新作品更極需要，尤其是配合政治軍事的進展，象徵新中國的光明的新內容中國風的戲曲，無疑的將成爲完成民族文化復興任務的支柱。

中國戲曲編刊社本發揚三民主義文化，創造新中國戲曲藝術之旨，特選輯優秀戲曲，編刊戲曲叢書徵序於我。吾固知此種叢書之印行，必獲文化界暨全國民衆之注意與愛護，且將爲大時代光榮的中國戲曲藝術之主流，因樂爲綴此數語，以弁其端。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

抗戰獨幕劇首輯

序

目次

孤島星火……余師龍（一）
連升三級……李慶華（七二）
紫金山下……李慶華（一〇三）
宣撫班……石流（一三九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次

上冊

數位圖書館推廣計畫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孤島星火

余師龍

孤島星火

——爲紀念「九一八」八週年紀念而作——

時間：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之夜。

地點：淪陷後的上海，在公共租界戈登路董樑的家裏。

人物：（以發言先後爲序）

董樑——二十五歲，東北遼寧省人。性怯弱，不善交際。「九一八」時，由關外逃到北平他表姨父家裏。幾年以後，就跟表妹秦思梅結了婚。「七七」事起，偕思梅逃離北平到上海，現在賦閒在家。

秦思梅——二十二歲，北平人，父親是北平的富賈，她自己是一個高中畢業生。聰明，貪玩，不免意志薄弱。當她在北平成天跟表兄董樑廝混在一起的時候，她

愛上了董俊，結了婚。「七七」後，她同黃楠來到了上海。現在尚姐整天沉醉在大飯店酒舞場裏，成了一位時髦的交際花了。

楊冲——三十多歲，新北平人，董俊和秦思梅北平的同學。「七七」後，跟同學們流亡到了上海。「八一三」後，一直潛現在，他一向是在做着除奸工作，現在是孤島上情務幹部之一。

金大林——三十多歲。外表庸懦而骨子裏腐敗不堪的社會蛀虫，國家蠹賊。靠着他舅舅奸父親的勢力，在孤島上橫着走，他是「特工」的幹部專做陷害反日份子的勾當。

金潤齋——五十多歲，綽號金翅膀，上海大豐麵粉廠的老闆，金大林的父親。「一二八」時，曾經幫助過十九路軍，「八一三」前後，更以大批麵粉資敵。靠了這點關係，敵人賞了他一個官銜——僞市商會副會長。實際的工作，是幫同日寇偵察搜捕抗日份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小漢奸（甲乙二人，是金超勝的「小脚色」。

探　目——公共租界逃捕房的探目。

探　員——甲乙丙三人。

佈景：這是一間起坐室。有兩扇門，一扇通樓下，一扇通臥室。後牆有一扇大窗子，窗子下面是隔壁人家的屋面。起坐室佈置得相當考究，有沙發椅子，沙發旁邊的小茶几上，放着香烟，電話。靠牆有一具書架，架頂上有汽水。後牆窗子前有一張寫字桌，桌上有架無線電收音機。

×　×　×　×

戲開始時，竟聽一個人低着頭，靜靜的坐在屋子裏，一忽兒抬起頭來嘆口氣，好像有無限苦痛似的。那嘆氣的聲音，是一個充滿了委曲與怨恨的弱者的呻吟。

裏邊臥室裏，傳來了一陣女子用鼻音哼着時髦舞曲的聲音。聲音是逐漸的響起來了，那麼輕鬆，那麼優閒。

這種漸次擴大起來的聲音，刺激着坐在那兒低頭納悶的董樑，他的疑氣，也逐漸沉重起來了，次數也增加了，好像還滲入了不少不耐煩與厭惡的成分。漸漸的，董樑終於究竟煩得流淚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：

思梅！（在臥室裏）董樑！

× × ×

董樑：（不願意理會的樣子）。

思梅：（不得已的）董樑！

董樑：（沒有好聲氣的）誰來管你的吊襪帶吊褲帶！

思梅：你看見了我那副新買的吊襪帶沒有？

董樑：（不得已的）哼！

思梅：你替我找一找呀！

董樑：（用眼睛找了找）半響，無何奈何地）在這兒沙發上。

思梅：你給我拿過來，好不好！

童樑：（怨恨地）對不起！你自己來拿吧！

少頃，思梅一面嘴裏嘰咕着，一面從臥室裏走出來……

思梅：嗬，這好像也是件了不起的事！叫你遞一遞吊襪帶，好像也會損害你的身份似的。……我是在換衣服，走不出來！……叫你做這點事都辦不到！（看見他在擦眼淚。）嗬！怎麼啦？煩惱？……我看你越來越邪氣了，怎麼一碰就流淚？哎嗬，瞧你拿一拿吊襪帶，又算侮辱了你了？……你又沒有拿給我！……

童樑：（擦乾了眼淚走開去，還是不言語。）

思梅：（邊說邊扣上吊襪帶。）眞是！要是這麼點了點兒的事，就委曲了你，那我不知道該怎麼委曲呢！……你看你，到上海來已經兩年了，什麼事也幹不久。現在更好了，閒在家裏鬥氣，一個子兒也賺不來。還要我爸爸打北平寄錢來用，叫我怎麼見人呵！……再替我爸爸想想，這個年頭，除了寄二份錢給我們吃飯而外，還要寄一

（後台傳來關外的爸爸，那我爸爸又該多麼曲呢！……）

董樑：……現在你們可以不要哭了！

思梅：（驚喜的）怎麼？是你找着了？

董樑：（安慰的）你用不着找着我

思梅：那麼……你說吧

董樑：我爸爸……死了！（欲哭）

思梅：（驚）你爸爸死了？你怎麼知道的

董樑：你聽！張二叔來的信！（遞過信去）又像要哭的樣子。）

思梅：（接過信）可是不哭的）是你爸病死的？

董樑：什麼病也沒有！（很傷痛的）重重的剝削，壓榨，和日本鬼子……

思梅：（驚）是這樣！（看信）滿洲在日本人手裏的孤島，你別這麼大聲嚷嚷！

董樑：（驚）日本鬼子說我父親抗助遊擊隊，收藏星火，就把他殺了！（終於哭泣了起

來。）

思梅：（言不由衷的。）董樑！你不要難過了，剛才是我的不對，我還以為你是跟我生氣呢！……

董樑：哼！（一想有一點覺！）

思梅：好了好了，董樑！不要難過了，董樑！俗話說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哭也沒有用了。……況且表姑父他老人家，這幾年也活得夠苦的了！

董樑：（認真的）那倒不，他過得很舒服，不是有你爸爸表姨父供給錢嗎？

思梅：（反唇相譏。）哼，那是我爸爸津貼得太少了是不是？

董樑：我並不在乎多嫌少！

思梅：這不就結了！

思梅把二隻脚椅向沙發上用力一扔，氣憤憤的走回臥室裏去了。董樑無可如何的盯着那「道」進閨過的門，嘆了口氣，低下頭去。可是思梅的舞曲的歌聲又起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：

董樑：（有點忍不住了。）思梅！

思梅：（不理。）

董樑：（大聲的。）思梅！

思梅：哼哼？（洋派的回答着，一面還在哼着舞曲。）

董樑：你還要出去麼？

思梅：（不經意的。）你說什麼？

董樑：我問你是不是還要出去？

思梅：Yes, Madame！（做着西崽的語調：「是的，夫人！」）

董樑：你這剛回來，怎麼又要出去了呢？還多快八點了！

思梅：（一面說着一面換了件新絳衣扣着鈕子走了出來。）

這有什麼法子，應酬罷！

董樑：應酬？

思梅：是呀，人家還在候着我呢。我是回來換襪子的。

董樑：可是你又換了件新舞衣！

思梅：（厭惡的，變調的。）討厭！剛才在大都會舞廳，真不知道個什麼冒失鬼，一脚把我的絲襪子全踩破了！

董樑：你今天晚上不出去了不行麼？

思梅：那爲什麼？

董樑：我有話跟你說。

思梅：現在說不是一樣麼？

董樑：這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。

思梅：那麼明天再說，好不好？

董樑：思梅！

思梅一直在拉衣服，摸頭髮，照鏡子，理皮箕，準備着出去的樣子。

董樑：思梅！

思梅：（不耐煩的。）又怎麼啦？

董樑：今天是九月十八啊！……

思梅：（搶着說。）我知道！你別想出些話來胡扯好不好？我今天晚上是非出去不可的！——人家要我去。人家……總之，我是非出去不可的。「九一八」，「九一八」又怎麼樣呢？

董樑：「九一八」是國恥紀念，我們應該停止娛樂。

思梅：可是跳舞廳大飯店電影院遊戲場，那一家不開着大門？

董樑：至少我們是智識份子，不應該去。

思梅：你以為那剛才參觀電影院裏的紳士太太，小姐哥兒們都是無智識份子呀？

董樑：至少我們自己可以不去

思梅：不去？不去又有什麼用？不去在家裏悶坐一天，國家就有救了？只要把所有的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